

台湾 中短篇 小说选

聂华苓 主编



花城出版社

聂 华 苓 主 编

台湾中短篇小说选

(下)

台湾中短篇小说选

（下册）

聂华苓 主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 32开本 21.875印张 1插图 520,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10261·551 定价 2.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美籍华裔著名女作家、依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主编，是一本汇编了三十年来台湾作家作品较丰富和较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选集。

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的现实生活。有的描述了在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有的反映了台湾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坎坷命运和抗争；有的表现了台湾军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的生活状态和空虚的精神生活；有的尖锐地揭露了台湾所谓经济繁荣后面，尔虞我诈、贫富悬殊的腐朽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抒发了由大陆迁至台湾的各阶层人士眷恋故土之情。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台湾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现状有一定参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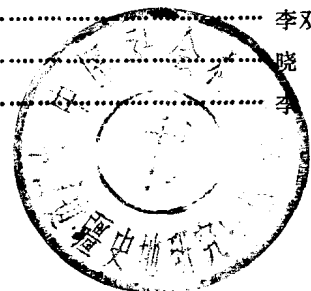
220/61



目 录

伊莎白拉的蜜月.....	丛 魁 (1)
长廊三号——一九七四.....	刘大任 (18)
香蕉船.....	张系国 (35)
夜行货车.....	陈映真 (48)
到梵林墩去的人.....	尉天骢 (80)
莎哟娜拉·再见.....	黄春明 (88)
大榕树	七等生 (134)
昭玉的青春	杨青矗 (148)
金水婶	王 拓 (161)
黑面庆仔	洪醒夫 (211)
打牛蒡村	宋泽莱 (231)
池鱼	施叔青 (282)
谭教授的一天	李 黎 (309)
散戏	萧 白 (330)
相亲	蒋 勋 (337)
终战の赔偿	李双泽 (353)
潘渡娜	晓 风 (391)
西莲	李 昂 (425)

01006



迷惑	子 于 (431)
大火	东 年 (455)
彩凤的心愿	曾心仪 (467)
假定先天性	康芸薇 (494)
我儿汉生	萧 飒 (503)
阳光照在屋脊上	李捷金 (526)
看戏去罗	吴念真 (534)
姻缘路	蒋晓云 (544)
封杀	小 野 (611)
自己的天空	袁琼琼 (623)
哭泣的骆驼	三 毛 (639)
烟花	李 渝 (678)
后记	聂华苓 (693)

丛 魁

山东人，一九三九年
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华
盛顿大学硕士。著有短篇小
说集《白色的网》。

伊莎白拉的蜜月

——《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里可能漏掉的一章

正月的北英格兰，裹着厚厚的雪衣，在北风里哆嗦。大地爱俏地涂着白粉，抹平了山谷、沼泽、崎岖丘壑。她又象个穿多了衣服的孩子，显得臃肿、笨拙而没精打采。天幕忧郁地垂首在远处灰白的山巅，长空静默，偶尔几片不慎的雪花随风坠落。

伊莎白拉独自盲目地在一片沼泽的荒原中摸索，天色已晚，北风打着呼啸地钻进她的衣襟和发根。她着急地找着回家的去路，但是，象进了迷魂阵似地，她永远逃不出那块冰冷阴森的洼地。突然，她踏落了一块陷雪，身子滑进一个漆黑的地洞，急速下沉，她惊恐地挣扎着尖叫着，这叫声喊住了那正在下降的身

体，但也将她自梦境中惊醒。她摸着冰冷的手心和急剧的心跳，不禁庆幸梦魔的远遁。但是当她眯着眼朦胧地张望时，才记起自己是置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从对面一扇大开的窗里，飘进雪花和北风。她不禁打了个寒战，揉了揉眼睛，再仔细向窗外张望时，一对乌黑陌生的眼睛震惊了她，那是嵌在一张苍白瘦削的脸上，而那张脸正向窗内奇怪地望着。伊莎白拉忘记了周身的痠疼，霍地坐了起来，她颤抖而沙哑地问道：“你是谁？”那张脸的回答是急速的转身，她瞥见了一个伛偻的老妇人的背影消失在屋角转处。

她起身关了窗，回到床沿上呆坐着，努力地回想着昨天发生的一切。奇怪，那仿佛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是，那的确是昨天才离开鵝翔田庄的呀！可是过去的一切对她又象梦境那么遥远，她记起了昨天深夜她如何激动而紧张地跨上了马鞍，在昏暗与寂静里盲目奔驰，北风在耳边嘶嘶低鸣，她想起了那宝贝般的“芬妮”还吊在花园里打转，但是，望着身边希兹克里夫那张比天色还阴沉的脸，她不想开腔。她不知他们究竟在黑暗中奔走了多久，直到她那股激动而兴奋的热劲儿完全在北风里凉透时，她感到一阵莫名的空虚和疑虑，她不知她究竟做了些什么，她只感到疲倦，她想起了鵝翔田庄里自己那间铺红地毯的睡房，客厅里发光的大火炉……于是她试探地问着身边沉默的同伴：“希兹克里夫，你究竟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呀？”

“送你进天堂！”一声闷雷在耳边轰隆着。

她不再作声，不敢，也懒得。她不知他们又摸黑地翻越了几个山头，直到最后，她几乎想在鞍上打盹儿，他们的马停了。她浑身痠疼地跟着希兹克里夫钻进一栋低矮的房子，无心再研究她的新环境和人物，她和衣倒在屋角里的一张床上。于是她开始走进一连串阴森冰冷的恶梦里，直到恐怖将自己摇醒。

她站起身来四下张望着，希兹克里夫的马鞭横在地上。她想找刚才在窗口张望的老妇人来问个究竟，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她担心自己是被抛在另一个梦境里。于是她走到了院子里，站立在台阶上，望着屋前那条伸向无尽苍茫的蜿蜒小径，她知道这孤立的风雪中的小屋是这一带唯一的守望者，她不知鹅翔田庄现在在天的那一方。这古堡般的寂静压得她有点透不过气来，当她好奇地走向大门，将手把着门闩时，突然自背后传来一声尖声，她连忙缩回了手，那张瘦削苍白的脸出现在一个阴暗的窗口，猜忌而狡黠地盯着她，她不想让它窥破自己的胆怯和疑虑，于是她直走向那窗口说道：“这位太太，我可以……”

“希兹克里夫先生关照过，他不在时，谁也别想跨大门一步。”那老妇人象夜猫子般地叫着，她混身在黑色里，一顶黑绒帽子深扣在头上，那张干瘪的嘴唇固执地紧闭着，仿佛惟恐有什么秘密在不慎中由牙缝溜出。她厌恶地但又象狩猎般地瞅着伊莎白拉，一阵寒战穿过后者的周身，她想起了某一部骑士传奇里弯着鹰钩鼻的老巫婆，于是，无奈又无力地，她走进了屋里。

即晚，伊莎白拉伴着眼泪、抽搐和饥饿倒在床上，窗外北风的吼声正强。

如果伊莎白拉真个被抛在一座破旧的中世纪古堡里，伴着尘埃和蜘蛛网还会使她比现在更安心些。希兹克里夫那张固执地阴霾着的脸从他们跨马离开了吉墨顿那天就没放晴过，他常一早就出去，半夜里带着满身雪花和寒气钻进屋来，那张更寒的脸常将伊莎白拉荡漾在喉间的话冻结凝固。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她伴着房东雷太太。她不能忍受雷太太那双眼睛，它使她感到自己终日摸索在一个栖满了猫头鹰的黑森林，无论在什么地方她总觉背后有双眼睛跟踪着她，盯得她背后冰冷发麻。而雷太太那时而突发的干嘎笑声也常象钢针样地穿刺着她。她奇怪希兹克里夫如何会

看中这个与世隔离的地方和那古怪的老太婆，她不解雷太太对自己过分的敌意和对希兹克里夫奇怪的殷勤。无论如何，她安慰着自己，这阴晦的地方仅只是她蜜月旅程中微不足道的一站，将来她在伦敦，在利物浦或在安普敦的挂着大吊灯、闪着发光地板的大旅馆时，会把目前这阴湿的小厨房和令人发麻的笑声抛到九霄之外。只是她纳闷希兹克里夫为何迟迟没动身的意思。

是她来到这儿一个礼拜后的一天下午，伊莎白拉无聊地坐在窗口，希兹克里夫有两天没回来了，她想他也许是到塞登镇去了，要不是前天那个送煤炭的孩子告诉她，她还不知道自己已到了约克郡南境的僻乡了。那孩子告诉她三里之外的塞登是个挺热闹的小镇，他还说这条小径向南直通到外县，北上的邮车约有半个月才经过一趟。当伊莎白拉问他这儿离吉墨顿有多远时，他发愣地摇着头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名。那孩子对雷太太招了新房客感到无限惊异，他悄悄告诉伊莎白拉说这一带的人都不会租她的房子的，她小气，贪钱，还犯点神经病，那年她喝醉了酒险些把雷先生砍死，吓得那老头儿一口气跑到伯明汉再也不敢回来。

伊莎白拉高兴地发现在这穷乡僻壤能有个象“人”的人和自己说话儿，虽然他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她滔滔的问题只是想将那孩子多留些时候。当雷太太不耐烦地把那孩子推出去，将大门砰然上锁时，伊莎白拉象一个颤栗在严寒下的乞丐看见最后的一根火柴在北风中熄灭一样。

大门开启声里，雷太太象只摇尾巴的狗般地迎进希兹克里夫，她两只眼睛却贪婪地注视着后者腋下夹着的一包东西。伊莎白拉站立在台阶上，她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希兹克里夫脸上堆着的难得的笑容却鼓励了她，她不禁喊道：

“希兹克里夫！”

他似乎没听见，继续低声地和雷太太说话，最后当他将腋下

那个纸包交给房东太太时，那老婆子象孩子样地咧着嘴走开了。

希兹克里夫没看伊莎白拉，打她身边擦过直走进屋里，伊莎白拉跟了进来：

“希兹克里夫，我希望你听我说话。”

“说吧！”他转过身来，愠怒地，象只准备迎击挑战的猛兽。

“我，我只是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她装着不在乎的神情说。

“动身？动身到哪里？”希兹克里夫有点奇怪。

“你当然知道，到伦敦或到利物浦，反正你会安排我们的蜜月旅行，我只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

希兹克里夫听完了伊莎白拉的话后，渐渐地在他那粗黑的脸上展开一丝阴晦的狞笑：

“伊莎白拉，你真够聪明，你的空中楼阁造的可真不错。我把你挟上马那天，我就对自己说，这回我拣着了一块化石脑子，想不到你竟越变越伶俐了，谁告诉你你的蜜月要在伦敦消磨？你以为我会带着一个蜡塑的僵尸到处展览吗？你以为我是少一个女神奉侍才拐你私奔的吗？”

伊莎白拉羞愤地涨红了脸，颤抖地说：

“希兹克利夫，你尽量地污辱我吧，只是我劝告你以后少提私奔这个字眼，雷太太就在隔壁。”

“怎么，你还梦想雷太太当你是个名门闺秀么？她早就看透了你在你没来的时候，她就认识了你，她只当你是个……”

这时一阵怪笑自伊莎白拉背后传来，雷太太幽灵般地浮现在门口，手里握着半瓶麦酒。

“喂，雷太太，”希兹克里夫有意提高了嗓门，“伊莎白拉惟恐你知道她是个私奔新娘，偏不巧，我这口快心直的丈夫总是替她作义务宣传，上马时虽然仓促，她还没忘记带出来她那副倒霉的小

姐架子。雷太太，以后我不在时，更要劳你费神多照顾她了。”

门口的雷太太邪恶地咧着嘴，眨眨眼。

“她照顾的够了，”伊莎白拉爆发似地说，“她什么时候不用那双鬼火样的眼睛‘照顾’着我，我受不了它们那股冷劲儿，它瞪的我发麻。希兹克里夫，我究竟作了什么要象囚徒般地幽禁着，恐怕Argus也不会有雷太太那么尽责……”

“你‘究竟’做了什么？告诉你，你做了一件世界上顶聪明的事，你挑选了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他爱你，疼你，怕大风吹跑了你，太阳晒化你，所以才把你藏在这个又僻静又清凉的世外桃源。怎么，你还不称心？”希兹克里夫咬着牙根说着，说完，又转向门口：

“雷太太，象你这么一个人又忠心又可爱的伴儿还要遭人抱怨，作人可真是不容易啊！”

雷太太赞同地点了点头。伊莎白拉觉得又有两道寒光从门口向自己射来。

她再也抑压不住自己澎湃的愤怒与眼泪，她气抖地说：

“希兹克里夫，我不是囚犯，我带出来的首饰还不至于把我困在这儿，如果你不舍得离开你这‘可爱’的别墅和‘可爱’的人物，那我就……”说着她匆匆地走向床头上放着一个手提包前。

“我警告你，伊莎白拉，林顿家的那几个臭钱还不至于给你插上翅膀，你别太放肆！”他的话突然被伊莎白拉一声尖叫打断了。

“咦，我的首饰盒子不见了！”她惊恐地瞪着希兹克里夫。希兹克里夫漫不经心地哼道：

“哦，真的。”

这时隔壁传来一阵疯狂的笑声。

“怎样？伊莎白拉，伦敦还向你招手吗？”说着，他起身出去，大门砰然响起，木鸡样的伊莎白拉呆立在惊恐、愤怒与绝望里。

伊莎白拉从来就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这样的孤独。自从离开了鹄翔田庄，她就觉得今后她的命运就和希兹克里夫的联在一起，当她的爱慕与好意被对方的粗暴与厌恶顶撞时，她试着不去想到绝望，她小心地保存着自己对希兹克里夫的幽深与沉默的幻想的余烬，她不敢告诉自己，他对自己有意的轻蔑与污辱是完全出自心底的憎恶。她曾奢侈地为未来的生活描绘出彩虹。当希兹克里夫不归的夜晚，雷太太的眼睛仿佛正伴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向门缝钻进来时，她不能不幻想希兹克里夫是个假定的同盟。但是当她发现那假定的同盟正是自己灾祸的狞笑着的旁观者，或者是可能的帮凶，甚至是戴着黑手套的主谋时，她不能不感到幻灭。

希兹克里夫沉思的时候是伊莎白拉战抖的时候。他几乎随时都可沉入一种忘我的凝神里，两道浓眉紧扣着，这时躲藏在那下面的那双深邃的眸子也暂时地遗忘了它经常的轻蔑与冷酷，而浸入了一种更深沉更不可解的出神里，但那绝不是温柔与甜蜜。希兹克里夫仿佛在自己的沉思里找寻到无限的满足，他咀嚼着它，享受着它，虽然他那苦思的神态仿佛在追求一个难题的解答。有时他会突然地在凝神里咧开紧抿着的嘴唇，露出一排闪着寒光的白牙，微微地点着头，好像是称许自己的答案。这时躲在角落里的伊莎白拉象只受惊的小兔一样，畏缩在野草里，暗地里窥伺着追逐的巨兽正决定着举爪的方向。她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但是她确实感到寒战。她怕看他凝神的眼睛和微露的白牙，在那里，她仿佛看到了“死亡”与“毁灭”。有时她故意冒险打断他的思路，将他的注意转到自己身上，虽然那结果常是一连串可怕的诅咒和伊莎白拉满身的红肿与创伤。

伊莎白拉不知道自己内心那点余烬在什么时候已开始死灭、冰凉，虽然她知道希兹克里夫在他们出奔的途上就向它泼着冰块与雪水。另外一股强烈而异样的情感渐渐在她心里茁壮，那是一

种憎恶、厌恨与恐怖的混合，那种感情是当人们战栗在野兽嗥叫或魔鬼的魍魉前所常有的。白天，希兹克里夫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附近的一座森林里。伊莎白拉只盼望他能永远耽在那儿，她奇怪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自己怎么会盼望着希兹克里夫的归来呢！她的敌人已经如愿地把自己从一个英雄的偶像捏造成魔鬼。

为了躲避希兹克里夫，有时她蜷伏在厨房里，经常守着她的雷太太和一只老黑猫。那黑猫那对溜溜的绿眼珠子象它主人的一样地不舍得离开伊莎白拉苍白的脸颊和微颤的嘴唇。当她发现不能逃避它们时，她只有壮着胆子去漠视它们。因为，如果让她在地狱与荒岛中任择其一时，她是宁可选择后者的，所以她情愿躲在那低黑的厨房里接受煤烟，抱怨和钉梢。雷太太并不稀罕她的伴儿，她嫌伊莎白拉碍事，她说她讨厌有人在她做事时象上司同样地监视着她，伊莎白拉不理睬她的嘟囔，她只奇怪为什么雷太太没有以前那么可怕了，她告诉自己这个老疯子并不是半点人性也无，虽然在希兹克里夫欺负自己时，雷太太和她怀里的黑猫常是眼也不眨的袖手旁观着。对于这个，伊莎白拉只归罪于她不正常的神经，她想尽方法说服自己，雷太太并不一定是个必然的敌人，她必须如此乐观地假定，她常试着去帮雷太太做点小事，虽然她经常的报酬是冷脸与抱怨。有时，她几乎是近于谄媚地想博得房东太太的好感与同情，她自己也奇怪鵪翔田庄的伊莎白拉·林顿竟会下贱到去巴结一个乡下老疯子的地步。从她屡次的试探里，她知道自己是以一个极须“管束”的“疯人”的身份“拘留”在此的。至少，在雷太太心目中，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疯子，她使她“可怜”的丈夫不得不为她找个乡村别墅。这是希兹克里夫来租房子时就预先“抱歉地”对雷太太声明的。伊莎白拉听了后恍悟房东太太对自己固执的敌意，她慑伏于希兹克里夫的匠心与狠毒，同时也更加深了内心的痛苦与恐怖。她记得那老婆子最后示威地

说道：

“希兹克里夫先生老早就对我说过，当他‘管教’他太太时，用不着我多事，只要他常有酒给我喝，我是乐得闭着嘴的，他还说如果你实在难调时，你最后的住处是疯人院。也好，你们走了，也省得我每天把钥匙挂在脖子上。”

二月里的一天晚上，伊莎白拉惊魇醒来，她发现身边的床上空空的，屋子里充满了寒气。一个巨大的黑影矗立在窗前，它的下半身浸在由窗外射来的苍白的月光里。灰暗里，伊莎白拉看见一双猎犬的眼睛象鬼火般地闪烁着，而它的猎物正在床上。

“你！……”她按住跳到喉头的喊叫。

“醒的好，伊莎白拉，再迟一点，你就要逼着我犯罪了。”那黑影低沉的声音在夜气里显得冰冷阴森。说着，他离开了大开着的窗口。

“不用向床里头缩，现在我不想对付你了，你知道每天晚上我遭多大的罪，你那根麻秆样的脖子，对我这两个大拇指实在是太大的诱惑了。就只要那么轻轻的一捏，一切就……但是，我不愿意犯罪，我更不愿意你解脱。只有你们林顿家才会产生这种大难临头还做甜梦的白痴。伊莎白拉，你那份劲儿有时使我不得不责备自己在浪费情感，它实在不配我憎恨。每天晚上，当我想到在远方，我失眠的凯撒琳的身边也躺着一条同样的死猪，而我们俩的心同时是自由的清醒着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大方地可怜你们，鄙视你们。作梦吧！睡死吧！你们这些老鼠还不如的东西！你不配我诅咒，不配我憎恨。”说着他跌进一张椅子里，双手捧着头。

“你，你是人还是鬼，希兹克里夫，我真希望我马上死掉，要不就看着你马上死去，我恨透了你，希兹克里夫，你的心不是给毒蛇吞了，就是给魔鬼刚了……”伊莎白拉打着牙战说。

“诅咒吧！用尽你那块化石脑子所能供应的一切狠字眼！我恨老鼠，但是会发怒的老鼠还令人寻味。告诉你，伊莎白拉，以后看见我别夹着尾巴就溜，那股懦弱卑鄙劲儿常是我憎恨的最好燃料。做你的梦去吧！今天晚上我不想对付你了，放心，明天早上你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里醒来。”

天明后，伊莎白拉失望地发现她又在这个世界里醒来，她又必须展开另一天的搏斗。这是一个融雪的天气，太阳无力地倚着云朵，但却也给这料峭的冬寒带来些微活力。

下午，希兹克里夫提早回来了。看见他匆匆地走进来，伊莎白拉本能地想起身躲开，但是犹豫了一下，又停住了。希兹克里夫今天的神态有点异样，伊莎白拉想也许是难得的阳光刺激了他，那层经常蒙在他脸上的寒霜竟也象外面的积雪样稍稍融化。他双手紧捧着一个东西，进屋后象捧宝贝似地把它放在桌上。当他轻轻地打开外面裹着的手帕后，那里露出了一个冻僵了的小夏鸡的躯体。希兹克里夫轻柔地抚摸着它，眼里闪着奇怪的光芒，（仿佛那鸟儿将他带进一段甜蜜的回忆里去。）伊莎白拉在旁呆视着，她不知道那个僵卧的小尸体有什么力量会使希兹克里夫兴奋的忘记了她的存在。

他边抚摸着喃喃自语：“还有救，有救。”说着就捧着那个小宝贝儿钻进厨房里去了。伊莎白拉还在屋子里发愣，再也没有比看见一条巨蟒舐吻着小白兔更使她惊奇的了。可是，不久，厨房里突然传出了一声恐怖的尖叫，伊莎白拉赶紧地跑去。一进门，首先映入她眼险的是希兹克里夫愤怒的脸和房东太太满脸的惊惧，地上横卧着雷太太的宝贝黑猫，脑浆迸裂了满地，可是它嘴里还贪婪地咬着那只瘦弱的小夏鸡。房东太太惊恐地盯着她惨死的宝贝，过了半晌，仿佛才想起为它报仇。她一头扑向希兹克里夫，但是后者机警地闪过了，随后满口诅咒地迈出了厨房。雷太太扑

了个空后就索性倒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开始追悼她的黑猫。她认真地号哭着，就是她那在伯明汉的老头儿的死也不会赚得她更多的眼泪与喊叫。

希兹克里夫走了，大门敞开着。房东太太正在厨房里热衷于哭泣，这时，一个突起的念头钻进伊莎白拉的脑里，它使她呆立了半晌，腿软心跳，但是，接着又象下定了决心似地，她匆匆地跑进屋里，将几件衣服塞进一个包裹，然后穿起大衣，夹着帽子，悄悄地溜出了大门。直到她奔上那条弯曲小径时，她才懊丧地问自己：“我到哪里去？”她只知道小路的尽头是塞登镇，到了塞登镇又该如何呢？但是，当她回头望着那孤立 in 暮色中的小灰屋时，她坚决地摇了摇头，无论如何，她是不会再回去了。她乐观地想着，只要逃出来，一切都好办了。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张望，她惟恐雷太太在哭干眼泪后会发现她的失踪，望着前面一座茂密的树林，她兴奋地加快了脚步。她想：只要躲到那里头，在外面是很难发现的，也许她还可以遇到一辆北上的邮车。她气喘地走进了树林，一手按着胸口，一手揩着额角，她突然感到有点想发笑，但是却未留心脚下竟被一块树根绊住了。她顺势就坐在地上，疲惫地喘息着。突然，那块树根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发现那平滑的断面上似乎刻满了字，她仔细地端视着，辨出了那是许多不同方向地刻着的人名：“凯撒琳”，再向周遭望去，原来这附近每一棵树上都有一块剥光了的树皮，上面用同样的字体刻着同样的名字，她触电般地跳了起来，抓住了包裹，正准备撒腿开跑时，一声低沉的“站住！”响起在背后，她真的就象着了魔般地钉在地上。她不用回头，她熟知那声音，她只觉得背后冰冷，仿佛有人泼了一桶凉水。希兹克里夫一把将她搬转过来，捏着她的臂膀说：“回去吧！我的私奔新娘。”

一路上，希兹克里夫过分亲密地架着她。从此伊莎白拉再也